

春宴，干杯

——胡容尔散文集《春宴》赏读

李镇

《春宴》是著名散文作家胡容尔继《行走的蔷薇》后又一力作。胡容尔，烟台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、吴伯箫散文奖等多项国内文学赛事奖项。

关于《春宴》，著名评论家李一鸣、中国散文协会名誉会长王宗仁、山东作协原副主席许晨、《散文百家》杂志社社长苗荆等专家学者分别从理论高度和专业角度，进行推介和解读。作为一名普通读者，我也想谈点个人粗浅的感悟与思考。

国人的散文写作，或许永远绕不开风花雪月与亲情叙说两个主题。这是所有写作者常写常新、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女性写作者性情使然，胡容尔以女性特有的温润质朴，关注着天地万物和谐共生。她以对生命的关怀与思考，构建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字表达方式。她的散文洗练、干净，娓娓道来，却韵味悠长。

她的散文有很大的篇幅是写花。凤仙花、荷花、桃花、杏花、牵牛花、葫芦花、蔷薇，在她细腻的笔下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、姿态万千。她写葫芦花，“探出手脚，打开门窗，袒露出自己的全部。它看到自己洁白安静的身体在风中摇曳，轻如一朵白云。”（《葫芦花开的季节》）她写桃花，“听力好，记性好，无论走得多远，都能听见桃树的召唤，也会记得回家的路。”（《桃花春》）她写杏花，“睁开蒙眬的眼睛，伸伸胳膊伸伸腿，打开五瓣花朵，像摇曳在绢帛上的绣品。”（《杏花盛开》）她写木槿花，“她不忧伤、不惆怅、不脆弱。这是她挑选的怒放时节和爱情方式。”（《木槿花开》）

胡容尔笔下的花绽放在田间地头、沟沟壑壑、山山岗岗，更盛开在她心里。这是因为她对花的痴情是刻进骨子里的。她说：“我是个爱花的人。家里的阳台、飘窗，以及客厅、餐厅、茶室和过道的角落里，都被我养育的形形色色的花草们占据着，我们同居，像血脉相连的亲人。”于是，作家在“多么丰盛的春天宴席”上，开心地斟满美酒一一“干杯”。（《春宴》）

同样是写花，也要写出别样的风采。我觉得，胡容尔对花的参悟自有一番境界和禅意。此外，她还关心天气、节令、山川、河流、美食，她怀念友情、思念雪花、漫步雨中、流连海边。这一切的世间存在无不她在灵动的文字表述中展现着美好，传递着真情，滋养着心灵。

散文《旧戏台》是胡容尔的代表作，文中部分章节曾多次被许多省市作为各类考试题目采用。她也因此文荣膺冰心

散文奖。

在我看来，《旧戏台》与其说是写岁月沧桑中的时序轮回，不如说是写给外婆的礼赞。

人间举步皆戏台，戏里戏外皆人生。想一想，一位身出名门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整日琴棋书画相伴，闲时倚坐窗前绣龙描凤的“三富堂”家四小姐，最后因为婚姻选择在平凡的人家栖身，过着平淡、充实、幸福的生活。这种“享得福吃得苦，拿得起放得下”的人生角色转换，本身就是一出戏。好在，外婆嫁给了她喜欢的人。成家后，外婆精神世界的丰满填充了生活的平淡，日子过得诗情画意。

外婆打小喜欢听戏，也喜欢唱戏。她走心，入戏，却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戏里，她走进另一个真实的剧场，“那个装满外婆一世情缘的屋子，就是外婆的戏台。她在自己搭起的戏台上，唱念做打、嬉笑怒骂。身处不同阶段的她，扮演着不同身份的角色，最后连缀成她长长的、多彩的一生。”（《旧戏台》）

外婆的形象还出现在《赶年集》《外婆的年》《团圆饽饽》《杏花树下》《凤仙花旧事》《如意》等文章里。不难看出，外婆在作者心中的重要和重量。用作家自己的话总结外婆“静谧的一生”，是“寻常也不寻常”，她“坦然完成由一位富家小姐到乡村农妇的角色转换，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，用她的勤俭和智慧，改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，成为将军的母亲。”（《杏花树下》）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外婆的人生是完美的。在那个温馨的小山村里，芬芳四月的清晨，那位慈祥的、将自己拾掇得精致优雅的老人，坐在她出阁时亲手种下并伴她大半生的杏花树下。微风拂来，洁白的杏花簌簌落下，蝶飞蜂舞，老人手里攥着丈夫的灰布长衫，背依大树安静地睡去了。她体面、尊严、平静地完成了人生谢幕。

这个场景从胡容尔的字里行间走出，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在我看来，《杏花树下》是本书最好的作品，没有之一。

胡容尔的文字既富张力，又有很强的带入感。在《春宴》一书中，类似的极富画面感的场景俯拾即是。

譬如，作家在黄昏时分，徘徊海滩，与一艘搁浅的老船不期而遇，于是就有了散文《老船》。

落日的余晖，斑驳的老船，酥软的沙滩，翔集的鸥鸟，宽广的大海，蹒跚的作家，想一想就是一幅美丽的油画。

读到此处，我会不由自主地记起卞之琳那句脍炙人口的诗，“你站在桥上看

风景，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”。

譬如，作家在春日里，走近“用十指打下了一座江山”的面塑匠人，面对“深埋在地下的富丽堂皇的定陶王陵”，站在“一棵无畏的古树”捧起“一朵火焰”般的四君子酒，酣畅淋漓之余，就有了洋洋洒洒的散文《春日书》。这是美丽的春天畅想。

再譬如，《春宴》最后一篇文章《吟墨斋里的风景》，此篇是作家生活的人情记录。不知这样的篇目安排是否有意为之，在我看来，作家是以举案齐眉的美满婚姻归结本书。因为作家和她的外婆一样，都嫁给了爱情。晨曦的阳光里，作家妻子研墨展纸，画家丈夫挥毫泼墨，一幅琴瑟合鸣的才子佳人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。夫妻二人，一个是画家，一个是作家，一位来自山右，一位来自山左。这是多么完美的组合！

有人说，写文章就是老老实实说人话。也有人说“别人都想写，却写不出来，而我写出来的，恰好是别人想要表达的心里话，就这是好文章。”这些朴素的总结，我深以为然。诚然，写文章要讲章法，要讲规矩，但一味拘泥于这些，写出来的也不一定就是好文章。

还记得我熟悉的本埠另一位获得冰心散文奖的作家说过一句话，“人无贵贱，文有高低”。确实如此，一个写作者，作品才是硬道理。没有作品，有再大的圈子，参加再多的活动，头顶再亮的光环，都一文不值。

由此，我又联想到现下全民写作。每个人都能拿起笔来，我手写我心。写作的门槛似乎降低了，但门槛降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写得好。像我，舞文弄墨也有些年头，各种豆腐块大小的东西也塞过报缝，也曾为此得意过，但在胡容尔的作品面前，我感到的只有惭愧。

我与胡容尔不曾谋面，是拜读了她大量作品后记住她的名字。有幸在本埠文学圈相识，加了微信好友后，偶有交流。言语中，胡容尔低调谦和，她不止一次对我说，要视野开阔，用心观察生活，多在文字锤炼方面下功夫。

我相信，这是她的肺腑之言，是真诚流露。对此，我深为感动，铭记于心。



灯下品书

刘吉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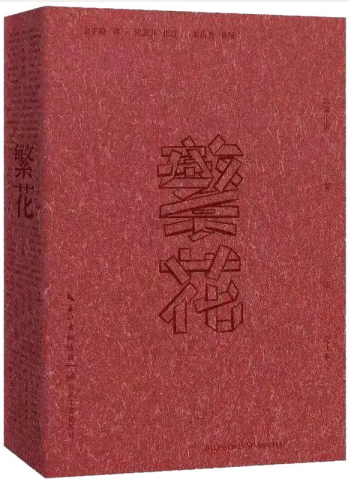
我常常翻出当初省吃俭用买的却又没来得及读的书，逐一品读。这类书均是古今中外作家的零星文集，虽不成套，但比起如今贵得令人生畏的名家文集来，我又暗自庆幸当初的智力投资是那样的明智了。读这些书总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读得多了心灵的空间也宽阔多了，理解、欣赏的层次也渐入佳境，笔耕的欲望便有增无减。

我常常展读唐诗宋词，打开一本唐诗

宋词，就如走进一个神奇的王国。这是一个精神之花全面盛开的时候，作者们从一张张薄薄的书页上站了起来，沿着字里行间向我走来。古朴雄浑的陈子昂、飘逸豪放的李白、沉郁顿挫的杜甫、流利坦畅的白居易、豪放旷达的苏轼……

我也常常将当今纯文学杂志找来读。每每读到精彩章节，必定会有深深的共鸣在心中久久萦绕。这时，就会痴痴地想：漫漫人生路，有书相伴，真是幸事。

新书架



繁花(批注本)

作者：金宇澄 / 沈宏非
(批注) / 姜庆共(排版)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《繁花(批注本)》脱胎于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繁花》，特邀作家沈宏非批注，著名设计师姜庆共排版设计。

《繁花》的故事穿插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，人物在两个时空交错叠替，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式表达，书写了一部上海的繁华传奇。《繁花(批注本)》在原著的基础上，对其中的方言词汇、特殊表达、重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，解构《繁花》一书的精巧结构和艺术细节，带领读者深入感受《繁花》的美妙世界。



紫颜色

作者：[美] 艾丽斯·沃克
出版社：花城出版社

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非裔女作家——艾丽斯·沃克代表作，同时斩获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双项大奖。本书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经典之作，鲁迅文学翻译奖得主陶洁译本，阔别 15 年重版出来。写底层女性的觉醒之路：我们如紫色野花，不起眼却蓬勃，被践踏却昂首——我们是万物之一，我们就在这里。

书斋夜话

夜深了，拧亮书桌上的台灯，一种温馨、闲雅的情绪油然而生，摊开书本沉浸其中，书渐渐地成了我心灵相托的挚友。静静的夜里静静地感受它的倾诉，任凭字里行间绵绵的意韵，叩醒我心灵的沉思与憧憬。

早年身居偏远山村，随遇而安别无奢求，但精神的需求却渴盼得到充实和满足。每夜夜深漫读，只觉是教学所需，精神所需，业余笔耕所需。